

比起纯艺术家用画笔去表现植物的意蕴和美感，展示每一样植物中所蕴含的信息，才是植物绘画中更重要的方面。



绿绒蒿、杜鹃、龙胆，她有一支

【文/董群力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生命禁区的花卉

绿绒蒿，有另一个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，叫做“喜马拉雅蓝罂粟”。隶属罂粟科的绿绒蒿，常年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上，属于高山花卉。在那流石滩一般的地貌上，冬天常年被冰雪覆盖，夏天便裸露出经过一万年风化的石头，大型的植物很难在这样的地表上生存，唯余下一些低矮的灌木或是草植。看似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，到了夏天，却开出一些艳丽的花来。可是由于高山上的雪融期非常短暂，这些高山花卉就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，努力地开花，吸引到传粉者。因此，大部分高山花卉都呈现出蓝色或是紫色，甚至比养在温室中的花，开得更大、更绚丽，开在这连人类和动物都难以生存的地方。

很久以前，李茜便对绿绒蒿早有耳闻，大概是因为她生长在云南大理，这个离自然环境最为亲近的地方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大理是一个无论你往哪个方向，随便走走都有可能走到山里去的地方：“小时候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，因为这是渗透在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十几年的积累，是一种潜移默化情感，你根本不会意识到你就身处其中。”

由于绿绒蒿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地方，即便是在云南大理，也难得一见。倒是在英国留学的时候，李茜发现英国培育了很多绿绒蒿。在100多年前，英国曾有过一段园艺品种爆发的时期，当时英国派出了很多“植物猎人”，到世界各地去收集植物，如今很多难觅踪迹的植物，在这里倒可能见到真身。这些经过培育的花朵，多来自原生种，培育者筛选绿绒蒿的优良性状，将其作为人工选育种，既用于园艺，又用于科研。

高山上的绿绒蒿

而第一次见到野生的绿绒蒿，倒更有几分偶然的成分。从英国毕业之后，李茜并没有马上开始专职植物画师的生涯，因为她觉得此时的自己还不能完全依靠植物绘画生活。在这个时候，她见到了奚志农，这个用镜头记录动物界的大咖，此时正在拍摄一部有关于金丝猴的纪录片，拍

摄的地点集中在塔城滇金丝猴国家森林公园和白马雪山一带。这个海拔不仅是金丝猴的家域范围，也是高山花卉盛开的地方。于是，李茜便跟随奚志农，踏上了一年半的野外拍摄之旅：“野外的自由度是很大的，一切都有变数。但是，在野外，我可以真正把我所学的东西结合实践。”

在纪录片拍摄的大部分时间，李茜都住在保护区的野外监测站。如果要到野外追猴，就需要在野外扎营了。在白马雪山，金丝猴的家域范围有100平方公里，都是大河沟的地形，加上猴子的机敏性很高，如果漫无目的地寻找，可能一整年也未必能看见猴子。这就需要当地人的帮助，在这里聚居的藏族和傈僳族的老人们，多怀有猎人的技巧：“他们从很远的地方，就能听见猴子折断树枝的声音，然而我们完全听不到。”

每回拍摄之前，都要花大功夫进行撒网式的勘探取景。比如有一次去德钦拍摄挖虫草，五月底六月初的天气，在海拔五千米左右的地方，扛着摄像机，还拖着搭起来有四五米长的摇臂，每天跟着当地人去更远的地方挖虫草：“一共拍了7天，虽然我的高反并不强烈，但是感觉大脑要停止运

转了。干了这个工作以后，再去跑马拉松，轻轻松松的。”

不过，也就是在为纪录片取景的时候，李茜终于第一次看到了野生的绿绒蒿。那是在白马雪山的高处，山下的工作人员几乎已经看不到李茜的身影，就在这时，李茜看见了一窝黄色的全缘叶绿绒蒿：“那天天气还下雨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‘观花旅游团’的心情，还是蛮感动的。虽然它没有园艺种那么起眼，甚至还有点残缺。”李茜回忆道。

一个理科女生的小“热血”

如果从狭义的角度定义“植物画家”这个职业，那么全国上下大概就只有30多个专门从事植物画家行业的人。这些植物画家是当时编纂植物志的时候，以一种师徒相传的传统教学模式继承下来的。由于近年来，摄影技术的飞速发展，许多人一致认定的口径是，植物画家是一个不再被需要的行业了，它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摄影替代。似乎，这是一个人人都在唱衰的职业。所以，李茜始终被不同的人追问同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走这条路？

